

研手經室集

第三
函八冊

擘經室續三集

荀子引道經解

荀子此篇言知道者皆當專心壹志虛靜而清明不爲禍蔽故曰昔者舜之治天下也不以事詔而萬物成處一危之其榮滿側養一之微榮矣而未知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機惟明君子而後能知之元按後人在尚書內解此者姑勿論今但就荀子言荀子其意則曰殫身行人事而處以專壹且時加以戒懼之心所謂危之也惟其危之所以滿側皆獲安榮此人所知也舜心見道而養以專壹在於幾

微其心安榮則他人未知也如此解之則引道經及明君子二句與前後各節皆相通矣楊倞謂危之當作之危非也危之者懼蔽於欲而慮危也之危者已蔽於欲而陷危也元謂榮爲安榮者荀子儒效篇曰爲君子則常安榮矣爲小人則常危辱矣凡人莫不欲安榮而惡危辱據此則荀子常以安榮與危辱相對爲言此篇言處一危之其榮滿側若不以本書儒效篇證之則危榮二字難得其解矣故解道經當以荀子此說爲正非所論於古文尚書也又考道經者黃老古說也此等古說周漢之間尚多存者故大戴

記武王踐阼篇武王問黃帝顓頊之道師尙父曰在
丹書尙父西面述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
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然則荀子戴記所謂
道經道書者皆黃老之古說與今老子五千言又少
異且虞書尚無者字何況黃帝之時然則此書亦周
人所託耳

塔性說

東漢時稱釋教之法之人皆曰浮屠而其所居所崇
者則別有一物或七層九層層層梯闌高十數丈梵

語稱之曰窣堵坡

見後魏碑及妙法蓮華經音義唐以來詩文家稱之爲浮圖誤也此

浮圖家之傑構卽今之塔不可直稱曰浮圖

晉宋姚秦間翻譯佛經者執

此宰堵坡求之於中國則無物無文字以當之或以

類相擬可譯之曰臺乎然臺不能如其高妙于是別

造一字曰塔以當之

說文無塔字塔字始見于葛洪字苑玉篇等書

絕不與

臺相混塔自高其爲塔而臺亦不失其爲臺至于翻

譯性字則不然浮屠家說有物焉具于人未生之初

虛靈圓淨光明寂照人受之以生或爲嗜欲所昏則

必靜身養心而後復見其爲父母未生時本來面目

此何名耶無得而稱也卽有梵語可稱亦不過如宰

堵坡徒有其音而已晉宋姚秦人翻譯者執此物求

之於中國經典內

經典釋文所謂
典者老莊也

有一性字似乎相

近彼時經中性字縱不近彼時典中性字已相近

莊子

性字本是天生自然之物駢拇馬蹄之喻最爲明顯
莊子曰繕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謂之蒙蔽之民附
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無
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是莊子此言復性謂復其自
然也晉人讀老莊者最重自然故與佛所謂性相近
也李習之復性書之復初則竊取佛老之說以亂儒
經顯然于是取以當彼無得而稱之物此譬如執臺
可見也

字以當宰堵坡而不別造塔字也所以不別造字者

此時中國文人已羣崇典中之性字就其所崇者而

取之且若以典中性字之解不若釋家無得而稱之

物尤爲高妙典中之解性字未盡其妙也然而與儒

經尚無涉也。唐李習之以爲不然曰：吾儒家自有性道，不可入於二氏。於是作復性書，其下筆之字明是

召誥卷阿論語孟子

見余所著性命古訓

內从心从生之性字

其悟于心而著于書者，仍是浮屠家無得而稱之物。此譬如今人以塔爲西域夷人所居，甚卑屏之，而其造所居所崇者，必以臺。且曰：此毛詩內文王之靈臺、月令內高明之臺，皆古人禮法之所構造。吾所居所崇，必以此及問以爾臺何形，則曰：高妙之至，七級九級六窗八窗，欄杆齊雲，相輪耀日。嗚呼！是直以塔爲臺口，崇古臺而心炫西塔外，用臺名內用塔實也。

是故翻譯者但以典中。性字當佛經無得而稱之物
而唐人更以經中。性字當之也。佛經明心而見之物
原極高明淨妙。此與莊子復初之性已爲不同。特惜與召詰孟子之性更相去萬里。
翻譯者不別造一字以當其無得而稱者而以典中
性字當之不及別造塔字之有分別也。

復性辨

莊子繕性篇曰繕性于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于俗
思以求致其明。謂之蒙蔽之民。又曰堯舜始爲天下
興治化之流。溟淳散朴。離道以善。險德以行。然後去
性而從於心心。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

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元讀莊子。未嘗不歎其說爲堯舜孔顏之變局也。彼所謂性卽馬蹄天放也。卽所謂初也。以天放爲初而復之。此老莊之學也。唐李翱復性之書。卽本之於此而反飾爲孔顏之學。外孔顏而內老莊也。內莊已不可矣。況又由莊入禪乎。文與博。正是周孔顏曾之學。而莊子以爲滅溺無以復性之初。然則禪家不立語言文家儒家借良知爲宗旨。非以莊子此說爲祖乎。周孔顏曾之學。首重文。博後人才力淺弱不能文。不能博。有復初之一說焉。可以

不讀書曰安佚而其名愈高孰不樂趨之此亦如六朝佛典太繁釋家別開禪學可以不說一切經而面壁見性也

書東莞陳氏學菰通辯後

朱子中年講理固已精實晚年講禮尤耐繁難誠有見乎理必出于禮也古今所以治天下者禮也五倫皆禮故宜忠宜孝卽理也然三代文質損益甚多且如殷尚白周尚赤禮也使居周而有尚白者若以非禮折之則人不能爭以非理折之則不能無爭矣故理必附乎禮以行空言理則可彼可此之邪說起矣

如朱子議與趙絃等不合朱子晚年與李季章書曰累年欲修儀

禮一書釐析章句而附以傳記近方了得十許篇似頗可觀其餘度亦歲前可了自此之後便可塊然兀坐以畢餘生不復有世間念矣又曰熹今歲益衰足弱不能自隨兩脅氣痛攻注下體結聚成塊皆前所未有精神筋力大非前日之比加以親舊凋零如蔡季通呂子約皆死貶所令人痛心益無生意決不能復支久矣所以未免惜此餘日正爲所編禮傳已略見端緒而未能卒就若更得年餘間未死且與了却亦可以瞑目矣荅應仁仲書云所喻編禮如此固佳

然却太移動本文恐亦未便耳老病益侵而友朋相望皆在千百里外恐此日不能成爲終身之恨矣答葉味道書云禮書未能得了而衰病日侵恐未必能究竟此事也又荅李季章書云國君承祖父之重康成注賈疏其義重備若已預知後世當有此事者

朱按

子所據者乃禮記喪服小記不繼祖與禰句下孔疏引鄭志荅趙商之文故朱子有向無鄭康成則此事終未有斷決之語建炎以來朝野雜記所載不誤而此書以爲鄭注賈疏則又涉及儀禮喪服傳父爲長子三年句儉人舞文弄法迷國誤朝飾邪說以蔽害之甚可歎也又庚申易簣前一日與黃直卿書云喪禮詳畧皆已得中矣臣禮一篇兼舊本今先附案一

面整理病昏且倦作字不成所懷千萬徒切悽黯此
朱子一生拳拳于君國大事聖賢禮經晚年益精益
勤之明證確據若如王陽明誣朱子以晚年定論之
說直似朱子晚年厭棄經疏忘情禮教但如禪家之
簡靜不必煩勞不必悽黯矣適相反矣然則三禮注
疏學者何可不讀蓋未有象山篁墩陽明而肯讀儀
禮注疏者也其視諸經注疏直以爲支離喪志者也
豈有朱子守孔顏博文約禮之訓而晚悔支離者哉
此清瀾陳氏所未及亦學海堂諸人所未言者故特
著之

學部通辨序

道光八年春粵中學人寄學部通辨來滇請序元謂此書

四庫全書目錄載在子部儒家注云

內府藏本是此書曾爲

內府所藏而非外省所進也此書專辨朱陸異同推尊朱子

四庫書提要曰朱陸之書具在其異同本不待辨王守仁輯朱子晚年定論顛倒歲月之先後以牽就其說固不免矯誣然建此書痛詆陸氏至以病狂失心

目之亦未能平允元於東園清暇重加披閱遵提要之言手將病狂失心等語加以刪削而還之蓋除此所刪則皆表章正學之要言卽有過激之論無非欲辨朱子之誣粵中學人固當知此鄉先生學博識高爲三百年來之崇議也

文韻說

福問曰文心雕龍云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爲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據此則梁時恒言有韻者乃可謂之文而昭明文選所選之文不押韻脚者甚多何也曰梁時恒言所謂韻者固指押脚韻亦兼謂章句

中之音韻卽古人所言之宮羽今人所言之平仄也
福曰唐人四六之平仄似非所論于梁以前曰此不
然八代不押韻之文其中奇偶相生頓挫抑揚詠歎
聲情皆有合乎音韻宮羽者詩騷而後莫不皆然而
沈約矜爲新獲故于謝靈運傳論曰夫五色相宣八
音協暢由于元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
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
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又曰自
靈均以來此秘未覩至于高言妙句音韻天成皆暗
于理合匪由思至又沈約荅陸厥書云韻與不韻復

有精粗輪扁不能言之老夫亦不盡辨休文此說乃指各文章句之內有音韻宮羽而言非謂句末之押脚韻也

卽如雌霓連蜺霓字必讀仄聲是也

是以聲韻流變而成四六

亦祇論章句中之平仄不復有押脚韻也四六乃有韻文之極致不得謂之爲無韻之文也昭明所選不押韻脚之文本皆奇偶相生有聲音者所謂韻也休文所矜爲剏獲者謂漢魏之音韻乃暗合于無心休文之音韻乃多出于意匠也豈知漢魏以來之音韻溯其本原亦久出于經哉孔子自名其言易者曰文此于古文章之祖文言固有韻矣而亦有平仄聲音